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六十回 義中孝上格天心 儒內仙往生佛國

話說謝杏村因其姪子蓮得中解元，應酬了幾天，一病如初，賀淑媛千方百計，總不見效。和氏夫人病體才愈，亦無可如何，只好默禱大士牌前，並無靈驗。賀淑媛事奉無不到，如忘身者然。於無可形容處，虛描一筆。這日獨守謝公榻前，見謝公之形氣難以著目，病已危急非有回天之力，萬難復生。不覺自想道：「我與謝公情同父子，謝公之愛我不待言矣，我之事謝公，卒無以報，雖少竭肫誠，亦不能報其深恩。雖非親生，恩同罔極。嘗聞鬼神雖遠，惟心可通，發心之處，捨身尤靈。較黃孝子割股，其事尤難。彼以為當盡之孝，此乃全當盡之義也。即言父母遺體不可毀傷，我之遇謝公，我父母皆感德無既。我父母雖感之，又焉得有以報之？我今日捨身以報，即可代我父母。寧使我不孝，不使我父母作忘義之鬼。」淑媛此念，義重恩深。自不肯作忘恩之人，並不使父母作忘義之鬼，鬼而有靈當默憐其義中之孝也。主意已定，遂在天地堂前焚香叩禱了一回。信香一縷，早達蒼穹。不時天色已晚，明月東升。雙照義孝，嫦娥見憐。入見謝公少定，和氏夫人侍坐，悄悄怕驚，捨身得隙。便自己找了一把裁紙剛刀，其義如剛，其疼難忍。手托水碗，走向天地堂前，哭泣跪禱。玉臂光寒，湘裙露泣。誰想叩頭之際，一陣昏沉，竟入夢中。只見一紅須漢，手持剛鞭，向他合掌道：「餘乃靈官也。奉玉帝敕旨，來告當前。謝春和居官清廉，應證神果，本當即日昇天。念其義女賀淑媛誠心拜禱，誠不可負，即加謝春和陽壽一紀，封賀淑媛為貞烈孝女。賀淑媛聽真，吾神去也。」至哉淑媛之孝，從信心生，誠能格菩薩大神通。已驗於昨矣，推其事謝公如父母，為竭力當盡之義，仍如事親生父母，為曲全當盡之孝，孝能感天，義能參天，此至誠必格之理，豈偶然乎。況淑媛格天，已非一日一端矣。始而誓不逢迎，天愛其貞操不二也。繼而力御強暴，天更賞其英烈不折也。終且安葬亡親，泣血盡哀，侍疾義父，捨身報恩，尤嘉其義之真，孝之至也，如此淑女，萬不獲一，貞烈孝三字之褒獎，可以冠閭秀於千古也已。至此，一夢遂醒。回想此夢，如在目前，甚覺奇異。忽聽謝公叫道：「淑媛那向去了？快來快來！」賀淑媛慌忙跑到。謝公見他進來，遂道：「你扶吾起來。」賀淑媛將謝公扶起，默坐一時。又道：「你扶吾下去。」賀淑媛將謝公輕輕扶下，不敢少離。寫淑媛之婉順扶持，情形逼真。謝杏村道：「你不必扶著吾了。吾這時覺著有力。」天增福力。說著，便在屋中漫漫行走，不覺步至門外。雖不與無病者同，亦與前次病癒後無異，又走至屋中笑道：「這病好的真奇。吾昨日病得難以支持之時，雖然昏昏迷迷的，聽得院中有人高聲道：「他是靈官。」賀淑媛道：「那也是盛德所感，特來除病。人雖不見，神豈不顯。」謝杏村道：「餘有何德，卻多虧吾兒孝心。」惟孝感神，天君素重，倘逢不孝輩，早被金鞭打倒矣。說著，又將靈官說的那話說了一遍。與賀淑媛夢裡相同。正在歡悅之際，又聽得門外炮響。看門僕人進來稟道：「稟老太爺得知，京報到了。報導大少爺得中第十名舉人。」賢孫揚名，繩其祖武，喜出望外，其實在人意中。謝公聞知，賞了報喜人。一時那賀喜的又擁上門來。賢孫登科固可賀，義女格天，更大可賀。謝公自覺精神可及，天錫鶴算，長養春和。遂出去陪客。等時之間，從州署找來題名錄，見第一名黃誠齋，第二名智玉田，第三名趙守廉，第四名高化成，第五名黃心齋，第六名鄭立身，第七名周相賢，第八名杜維翰，第九名吳世德，第十名便是謝聯桂。黃誠齋為大興之秀才首。今為順天之舉人頭。正取其順親者必大興。即順天者必克昌，烏得不高舉人頭上哉。往下看了一遍。看畢，眾人去者去，來者來，直鬧了一天，賀喜者方歇。

到了次日，謝公手書一信，差人送至京都，令謝聯桂不必回家，以待明年會試。謝聯桂接到家信，諸事完畢，遂同高化成仍回善莊。到了善莊，黃誠齋兄弟迎人客座。話不多時，又有杜維來拜。這杜維翰原係杜清之子，杜清辟邪歸正功著上元，宜其子之登科第也。中試之後，特到善莊來見其伯父杜淦。與其伯父說了些閒話，並言及其父在任事忙，故不能到善莊，與伯父相見。目下皇上見其為官正直，已轉升禮部侍郎。現今官事少閒，不數日即到善莊，與伯父請安。說話之間，鄭立身亦到。幾個人遂同至李金華塾中。李金華問了回文章，講了回義理，文章華國，義理無窮。杜維翰告辭回至觀音堂。

杜兩亭道：「你父親明日必來，你叔叔明日亦到，竟有先知之妙。你當同僕人將院中掃清。屋內須得潔淨，臨時自有用處。」杜老院中，居然淨土西天。杜維翰道：「伯伯怎知我父親與我叔叔明日必到？」杜兩亭道：「不准下問。各去灑掃。」杜維翰同僕人灑掃已畢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果見杜潤攜其子前來。見了杜兩亭一切言語，不必細題。杜兩亭問及其子之名，杜潤道：「尚未起名。即請大哥賜他一名罷。」杜兩亭道：「叫他維誠罷。」誠堪載道，明示心傳。後來叫他好好讀書，定能光耀門庭。」

兄弟二人說話之間，杜清亦來到。兄弟三人相見，說些傳家言語，無非是忠孝二意。非此不足以傳家，即非此不足以治世。杜兩亭道：「今日咱兄弟相見，亦只這一次了。」一回相見一回老，能得幾時為弟兄，在常人以為盡頭話，在此老口中，乃了脫生死語耳。杜清忙道：「哥哥怎出此言？」杜兩亭道：「並非凶言，何必詫異？」了明心地，何足為怪。杜清道：「哥哥並非老而無用，還望哥哥出任為官，為國治民。竟說此話，弟甚不解。」杜兩亭從袖中取出一封書來，封的甚是堅固，遞與杜清道：「明早拆看，自見吾言有憑。」杜老遺書，必如佛說。杜清接過，甚是不解，即收入護書。

是時已覺正午，杜兩亭盤膝而坐，前之盤膝，坐觀水月一片，今之盤膝，坐觀午日一團，以明心歸正所，往生淨土不遠矣。一言不出。杜清、杜潤、杜維翰、杜維誠圍於坐旁，不住呼喚。當默念彌陀。莫亂其性。何曾呼得應，說是死了，微有氣息；說是未死，如何若此。四個人手忙腳亂，無可如何。等時杜兩亭之僕人進來，見他四人這樣，遂道：「老爺們不必驚慌，吾們老爺這是常事，等時就醒過來了。」今非昨比，常醒不來。四人聞此，始覺放心。那知到了天黑，仍然如是。主僕共十幾個人，面面相覷。

這時李金華、申孝思諸人皆聞此信，同至觀音堂。觀看之際，見一人從外而來，卻是喻太初。接引仙來也。見他進來，卻不見他走向何所，眾人無不驚疑。到了半夜，忽聽西南笙簧齊奏，鼓樂同喧，愈聽愈近。天樂西降，幢幡接引。漸漸香風飄蕩，眾鳥宛轉。極樂勝景，現在當前。

杜兩亭口吐蓮花數朵，朵朵昇天。忽從香風之中閃出萬道金光，灼耀射目。眾人如木雕泥塑，皆莫知所以。眾生肉眼難辨西方景象。及至光散，那聲音亦遠，眾人出來望空觀看，只見一輪皎月一輪鏡，萬點明星萬點燈。回到禪堂，見杜兩亭端坐如生，其氣已絕。已證涅2，真氣與天地常流通。眾人無不贊歎。杜兩亭並無後嗣，杜潤遂叫維誠承嗣。不時天色明亮，紅日東升。日升月恒，大道不息，一點佛心，萬古常明。杜清忽想起其兄之書，忙取出拆看。不知上寫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嘗思父母之愛我也，恒欲人之德於我，人苟有德於我者，則父母必感之。感之而我無以報之，則父母之魂靈抱慚矣。我即克保其身，而忍令父母作忘義之鬼亦不得托言全歸之孝也。感之而我有以報之，則父母之神明孔洽矣。我即委致其身，而弗泥遺體不毀傷之義，亦不得不為殺身之仁也。賀淑媛欲捨身以報謝公之恩不使父母作忘義之鬼，乃卒能全身以彰其義，義之盡，即孝之至也。孝之至者神自通。靈官之苦，貞烈之封，亦似黃心齋之孝感天地。馮助善之魂語夢寐事出偶然，理非虛幻焉。顧微之為神靈之感格，顯之則科第之昭彰，黃誠齋謝聯桂等之高中，固足徵黃玉桂謝杏村等栽培之德。而誠齋諸人，必各有某棘圍奪命之實者，故丹桂須自種也，然更有純儒而證佛是，如杜兩亭者又超出玉桂與杏村等之上焉。觀其兄弟子姪，歡會翕聚，自知時至口吐蓮花，金光耀目，似怪誕而實固然。蓋曲能有誠，而形著明動變化，皆自有之景象耳，則不第上格天心，且有以往生佛國矣，嗚呼弗可及也已。

理注：

卻說賀淑媛，欲捨身以補謝公之德。舉義神知，使謝公病癒，是陰就陽承，陰補陽望，故謝公加壽，精神如初。又眾位科第，皆是先人之陰德。又借放生之德矣，前解甚詳，不必多言，但說杜兩亭坐化一事此乃往生西方，證驗者一部書，千言萬語，忠孝節

義為褒為貶。原是關呂二帝，慈心用意處，實為門人入念佛法門，往生淨土為宗，然念佛之法，實出世之要旨也。

偈雲：

世間綱常正大倫，進忠行孝作完人。

欲救九祖脫輪苦，念佛拔濟入蓮心。

淨土心燈，念佛為功。